

卷第一百二 報應一（金剛經）

盧景裕 趙文若 趙文昌 新繁縣書生 蒯武安 陸彥通 杜之亮 慕容文策 柳儉 蕭瑀 趙文信 劉弼 袁志通 韋克勤 沈嘉會 陸懷素

盧景裕

後魏盧景裕字仲儒，節閔初，為國子博士，信釋氏，注《周易》、《論語》。從兄神禮，據鄉人反叛，逼其同力以應西魏，係晉陽獄。至心念金剛經，枷鎖自脫。齊神武作相，特見原有。（出《報應記》）

趙文若

隋趙文若，開皇初病亡。經七日，家人初欲斂，忽縮一腳，遂停。既蘇云：被一人來追，即隨行，入一宮城。見王曰：「卿在生有何功德？」答云：「唯持金剛經。」王曰：「此最第一。卿算雖盡，以持經之故，更為申延。」又曰：「諸罪中，殺生甚重。卿以豬羊充飽，如何？」即遣使領文若至受苦之處。北行可三二里，至高牆下，有穴，才容身。從此穴出，登一高阜，四望遙闊，見一城極高峻，煙火接天，黑氣溢地。又聞楚痛哀叫之聲不忍聽，乃掩蔽耳目，叩頭求出。仍覺心破，口中出血，使者引回見王曰：「卿既啖肉，不可空回。」即索長釘五枚，釘頭及手足疼楚。從此專持經，更不食肉。後因公事至驛，忽夢一青衣女子求哀。試問驛吏曰：「有何物食。」報云：「見備一羊，甚肥嫩。」詰之，云：「青犢也。」文若曰：「我不吃肉。」遂贖放之。（出《報應記》）

趙文昌

隋開皇十一年，大府寺丞趙文昌忽暴卒，唯心上微暖，家人不敢斂。後復活，說云：吾初死，有人引至閻羅王所，王問曰：「汝一生已來，作何福業？」昌答云：「家貧，無力可營功德，唯專心持誦金剛般若經。」王聞語，合掌低首，贊言：「善哉！汝既持般若，功德甚大。」王即使人引文昌，向經藏內取金剛般若經。文昌向西行五六里，見數十間屋，甚華麗，其中經典遍滿，金軸寶帙，莊飾精好。文昌合掌閉目，信手抽取一卷開看，乃是金剛般若。文昌捧至王所，令一人執卷在西，文昌東立，面經讀誦，一字不遺。王大歡喜，即放昌還家。令引文昌從南門出，至門首，見周武帝在門側房內，著三重鉗鎖，喚昌云：「汝是我本國人，暫來至此，要與汝語。」文昌即拜之，帝曰：「汝識我否？」文昌答云：「臣昔宿衛陛下。」武帝云：「卿既是我舊臣，今還家，為吾向隋皇帝說。吾諸罪並欲辯了，唯滅佛法罪重，未可得免。望與吾營少功德，冀茲福祐，得離地獄。」昌受辭而行。及出南門，見一大糞坑中，有人頭髮上出。昌問之，引人答云：「此是秦將白起，寄禁於此，罪尤未了。」昌至家得活，遂以其事上奏。帝令天下出口錢為周武帝轉金剛般若經，設大供三日，仍錄事狀，入於隋史。（出《法苑珠林》）

新繁縣書生

益州新繁縣西四十里王李村，隋時有書生，姓苟氏，善王書而不顯跡，人莫能知之。嘗於村東空（「空」原作「室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中四面書金剛般若經，數日便了，云：「此經擬諸天讀誦。」人初不之覺也。後值雷雨，牧牛小兒於書經處立，而不沾濕，其地乾燥，可有丈餘，及暗，村人怪之。爾後每雨，小兒常集其中，衣服不濕。唐武德中，有異僧語村人曰：「此地空中有金剛般若經，諸天於上設寶蓋覆之，不可輕犯。」自爾於四週設欄楯，以阻人畜履踐。每至齋日，村人四遠就設佛供。常聞天樂，聲震寥泬，繁會盈耳。（出《三寶感通記》）

蒯武安

隋蒯武安，蔡州人，有巨力，善弓矢，常射大蟲。會嵩山南為暴甚，往射之。漸至深山，忽有異物如野人，手開大蟲皮，冒武安身上，因推落澗下。及起，已為大蟲矣。惶怖震駭，莫知所為，忽聞鐘聲，知是僧居，往求救。果見一僧念金剛經，即閉目俯伏。其僧以手摩頭，忽爆作巨聲，頭已破矣，武安乃從中出，即具述前事。又撫其背，隨手而開，既出，全身衣服盡在，有少大蟲毛，蓋先灸瘡之所黏也。從此遂出家，專持金剛經。（出《報應記》）

陸彥通

陸彥通隋人，精持金剛經，日課十遍。李密盜起，彥通宰武牢，邑人欲殺之，以應義旗。彥通先知之，遂投城下，賊拔刀以逐之。前至深澗，迫急躍入，如有人接右臂，置磐石上，都無傷處。空中有言曰：「汝為唸經所致，因得還家。」所接之臂，有奇香之氣，累日不滅。後位至方伯，九十餘終。（出《報應記》）

杜之亮

隋杜之亮，仁壽中為漢王諒府參軍。後諒於並州舉兵反，敗，亮與僚屬皆係獄。亮惶懼，日夜涕泣。忽夜夢一僧曰：「汝但念誦金剛經，即此厄可度。」至曉，即取經，專誠習念。及主者並引就戮，亮身在其中，唱者皆死，唯無亮姓名。主典之者皆坐罰，俄而會赦得免。顯慶中，卒於黃州刺史。（出《報應記》）

慕容文策

慕容文策隋人，常持金剛經，不吃酒肉。大業七年暴卒，三日復活，云：「初見二鬼，把文牒，追至一城門，顧極嚴峻。入行四五里，見有宮殿羽衛，王當殿坐，僧道四夷，不可勝數。使者入見，文策最在後，一一問在生作善作惡，東西令立。乃唱策名，問曰：「作何善？」對曰：「小來持金剛經。」王聞，合掌歎曰：「功德甚大，且放還。」忽見二僧，執火引策。即捉袈裟角問之，僧云：「緣公持經，故來相衛，可隨燭行。」遂出城門，僧曰：「汝知地獄處否？」指一大城門曰：「此是也。」策不忍看，求速去。二僧即領至道，有一橫垣塞路，僧以錫扣之，即開，云：「可從此去。」遂活。（出《報應記》）

柳儉

唐邢州司馬柳儉，隋大業十年任岐州岐陽宮監。義寧元年，坐誣枉係大理寺。儉至心誦金剛般若經，有兩紙未通，不覺眠睡。夢一婆羅門僧報云：「檀越宜誦經令遍，即應得出。」儉忽寤，勤誦不懈經二日，忽有敕喚，就朝堂放免。又儉別時，夜誦經至三更，忽聞有異香，散漫滿宅，至曉不絕，蓋感應所致也。儉至終，計誦經得五千餘遍。（出《法苑珠林》）

蕭瑀

蕭瑀，梁武帝玄孫，梁王勳之子。梁滅入隋，仕至中書令，封宋國公。女煬帝皇后，篤信佛法，常持金剛經。議伐高麗，不合旨，上大怒。與賀若弼、高穎同禁，欲置於法。瑀就其所，八日念金剛經七百遍，明日，桎梏忽自脫。守者失色，復為著。至殿前，獨有瑀，二人即重罰。因著《般若經靈驗一十八條》，乃造寶塔貯經，檀香為之，高三尺。感一鎗石像，忽在庭中，奉安塔中，獲舍利百粒。貞觀十一年，見普賢菩薩，冉冉向西而去。（出《報應記》）

趙文信

唐遂州人趙文信，貞觀元年暴死，三日後還蘇。自說云：初死時，被人遮擁驅逐，同伴十人，相隨至閻羅王所。其中有一僧，王先問云：「師在世修何功德？」師答云：「道徒自（明抄本「道徒自」三字作「貧道從」。）生以來，唯誦金剛般若經。」王聞此語，忽即驚起，合掌贊言：「善哉善哉！師審誦般若，當得昇天，何因錯來至此？」言未訖，忽有天衣來下，引師上天去。王復喚遂州人前曰：「汝在生有何功德？」其人報言：「臣一生以來，不讀佛經，唯好庾信文章集。」王言：「庾信是大罪人，見此受苦，汝見庾信，頗識否？」答云：「雖讀渠文章，然不識其人。」王即令引出庾信，乃見是龜身，王又令引去，少時復作人來，語云：「我為生時好作文章，妄引佛經，雜揉俗書，又誹謗佛法，謂言不及孔老之教，今受罪報龜身，苦也。」此人活已，具述其事，遂州人多好捕獵，及聞所說，共相鑒戒，永斷殺業，各發誠心，受持般若，迄今不絕。（出《法苑珠林》）

劉弼

唐劉弼，貞觀元年任江南縣尉。忽一日，有烏於房前樹上鳴。土人云：「是烏所止為不祥。」弼聞之恐懼，思欲修崇功德，不知何者為勝。夜夢一僧，偏贊金剛般若經，令誦百遍。及寤，依命即誦至百遍。忽有大風，從東北來，拔此樹，隔舍遙擲巷外，其拔處土坎，縱廣一丈五尺。察暴風來處，小枝纖葉，並隨風回靡，風止還起如故。乃知經力不可思議。（出《法苑珠林》）

袁志通

唐袁志通，天水人，常持金剛經。年二十，被驅為軍士，敗走岩嶮，經日不得食。而覺二童子，持滿盂飯來與之。志通拜，忽然不見，既食訖，累日不饑。後得還鄉，貞觀八年病死，兩日即蘇，曰：「被人領見王，王問在生善業，答云：『常持金剛經。』王甚喜曰：『且令送出。』遂活。」（出《報應記》）

韋克勤

唐韋克勤少持金剛經，為中郎將，從軍伐遼，沒高麗。貞觀中，太宗徵遼，克勤少持金剛經，望見官軍，乃夜出投之。暗不知路，乃至心唸經，俄見炬火前導，克勤隨火而去，遂達漢軍。（出《報應記》）

沈嘉會

唐沈嘉會，貞觀中任校書郎，以事配蘭州。思歸甚切，每旦夕，常東向拜太山，願得生還，積二百餘日。永徽六年十月三日夜，見二童子，儀服甚秀，雲是太山府君之子，府君愧公朝夕拜禮，故遣奉迎。嘉會云：「太山三千餘里，何能可去？」童子曰：「先生閉目，勿憂道遠。」即依其言，瞬息之間便到，宮殿宏麗，童子引入謁拜。府君即延入曲室，對坐談笑，無所不知，謂嘉會曰：「人之為惡，若不為人誅，死後必為鬼得而治，無有僥倖而免者也。若日持金剛經一遍，即萬罪皆滅，鬼官不能拘矣。」又云：「前府君有過，天曹黜之。某姓劉。」嘉會亦不敢問其他也。嘗與嘉會雙陸，兼設酒餽。嘉會起，於小廳東見姑臧令慕容仁軌執笏端坐，云：「府君帖追到此，已六十日，未蒙處分。」嘉會坐啟府君，便令召仁軌入，謂曰：「公縣下有婦人阿趙，被縣尉無狀拷殺，阿趙來訴，遂誤追公。」庭前有盆水，府君令洗面，仍遣一小兒送歸。嘉會亦辭。復令二男送。凡在太山二十八日，家人但覺其精神昏昧，既還如舊。嘉會話仁軌於眾，長史趙持滿令人驗之，無不同。自此常持金剛經，遇赦得歸。（出《報應記》）

陸懷素

唐吳郡陸懷素，貞觀二十年失火，屋宇焚燒，並從煙滅，惟金剛般若波羅密經獨存。函及標軸亦盡，惟經字竟如故。聞者莫不驚歎。懷素即高陽許仁則妻之兄也，仁則當時目睹，常與人言之。（出《冥報記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